

小说：

时代镜像与美学新质

□汤素兰

“ 本届参评的儿童小说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的特质与新质,这些作品既扎根现实土壤又饱含人文温度,既张扬童年本真也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,让童年书写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质感。作家用爱与智慧搭建起连接儿童与世界的桥梁,彰显了新时代儿童文学丰饶宽广的创作气象”

童文学都是儿童本位的文学,即将孩子当作孩子来写,塑造真实可信的儿童形象。但儿童是成长变化的人,因此,儿童文学离不开成长书写。成长的过程就是儿童主体性的建构过程。近年来的儿童小说,塑造了许多可以引领儿童成长、具有丰富主体性的儿童形象。如张国龙《瓦屋山桑》中的米铁桥、米李花等留守儿童,他们面对困境,有自己的选择与主张,困境没有困住他们,反而激发起他们“成为什么样的人”的自主性。在《方一禾,快跑》中,祁智运用“雕刻式写作”,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与密集的动作描写,刻画了方一禾这个融合儿童纯真与成人担当的独特少年形象。陆梅在《万花筒》中,借助麦小节和白雪两个女孩的相互照见,展现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成长历程。张扬儿童的主体性,既是以儿童为本位,更是对儿童的信任与期许,通过对拥有主体性的儿童形象的塑造,为更多儿童读者提供榜样,照见儿童未来的发展之路。正如陆梅所说:“在学会和自己相处的同时,又照亮对方。也许正是这份差异,给了我最初写作的动力。当然我更着意的,是想借助两个女孩的相识相知,写出一种美好的感情,一种对美的发现和追寻,一种理想和笃信,乃至成长路上每个孩子都需要面对的自己教育自己的能力。”

第三,成功的长者形象塑造,丰富了儿童小说的人物画廊。

儿童也是社会关系中的人,儿童文学书写离不开长者形象的塑造。成功的长者形象不是单

一的教育工具或背景板,而是有血有肉、有自己生命故事的独立个体。蔡崇达《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》和王勇英《狼洞的外婆》,都塑造了真实可信而又令人难忘的老年人形象。“阿太”这一形象,在蔡崇达的《皮囊》中已经出现,而在《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》这部儿童小说中更为丰满。“阿太”既是男孩“黑狗达”的阿太,也是作者意图“写作一本能提炼出我们所在文化的精神模型、能陪伴参与生命教育的作品”的载体。正如作者所言,“这个人物身上便是这片土地所积攒的一代代留存的生命和精神秩序。她调动了整片土地的精神和魂魄抚养我”“肉体是拿来用的,不是拿来伺候的”。这样的生活观,揭示了生命轻盈的本质与肉体束缚之间的辩证关系,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。如果说,蔡崇达的小说让孩子们在故事中初步接触生命与存在的终极命题,那么“阿太”就是智慧的化身,她教会孩子们如何理解与接受人生中的种种“不幸”与“告别”、“无法”与“不能”。《狼洞的外婆》中的外婆是爱与陪伴的化身,作品塑造了一个历经磨难不改善良之心的外婆形象,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关怀引领孩子走出困境,在儿童小说如何表现苦难中的人性之光,如何塑造成人形象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。

第四,丰富的物叙事让作品更贴近儿童的生命本源,彰显儿童文学“爱的魔法”。

物叙事理论是叙事学在“后人类”时代的一次重要转向。它打破了人类中心的叙事观,赋

予物质世界以声音和活力,通过关注物的能动性、生命史以及与人纠缠的关系,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新视角,让我们能够从那些沉默的物件中,聆听到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故事。

此次获奖的七部小说,单纯从书名看,就有五部是以物命名的:《额吉的河》《大河的歌谣》《万花筒》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《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》。《狼洞的外婆》虽然叙事的主角是外婆,但“物”在小女孩白果的成长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《万花筒》和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都将居住的城市作为生命体去探究。陆梅表示,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“是怎么一呼一吸渗透在普遍的市民日常生活里的?我想走进她的时间和命运”。周敏以少年侯森森为主人公,通过他与表哥、老刀师傅、小叶子等人物之间的关系,辅之以黄鼠狼阿郎和八哥宝玉的故事,让承载着族群记忆、家国故事的古老胡同充满童趣。在大秀《大河的歌谣》中,黄河、候鸟、儿童成长三者交织,黄河不仅是地理背景,更是少年成长的精神母体。而在《额吉的河》中,“河”既是上海的黄浦江,也是科尔沁草原上流经额吉家门前的“小河”,更是爱的象征。作品开始是上海的妈妈带着玉萍、玉山、玉香三姐弟到黄浦江撒父亲的骨灰,妈妈告诉他们“天下的河都是相通的”。“河”的意象贯穿整部小说,也贯穿玉萍三姐弟的成长过程。河水清澈、洁净、无私,奔流不息,也象征着草原母亲给三姐弟的爱永无止境。

《狼洞的外婆》既是乡土童年的真实记录,也是儿童心理疗愈的文学范本。生活的变故将患有语言障碍与社交恐惧的女孩白果推到了“狼洞的外婆”身边。“狼洞的外婆”以无私的大爱接纳白果,并让白果通过照料喜鹊而最终逐渐学会表达情感、结交朋友、融入生活。作品中精心设置的老电风扇、喜鹊幼鸟以及它们对白果生命成长的隐喻,既增加了作品的儿童情趣与生活质感,也扩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。

如果说儿童小说的主题创作体现出作家们强大的驾驭生活、扩展世界的的能力,那么,作家们在对物理空间、世间万物、自然环境的书写中所体现的就是强大的爱的能力。因为爱,作家与生活世界建立起诗意的关系,以爱去拥抱生活,在

诗歌：

童心诗心中的鸟鸣星辰

□陈培浩

童诗要兼具儿童性与诗性

曾卓曾说:“当我立意于少年们写诗时,我就希望它们是诗,而不是押韵的语言。”(《给少年们的诗》后记)这里其实涉及童诗的诗性问题,童诗必须既有儿童性,又有诗性,不能为了儿童性而牺牲诗性,也不能忽视童诗诗性的独特性。童诗过度成人化或过于稚趣化,都有问题。不管是思维还是表达,过于成人化则取消了童诗的独特性,很可能与青少年读者产生隔膜;过于稚趣化,则是为童诗而童诗,往往因循旧制,难有创新。所以,如何既尊重童诗的特有艺术规律,又拓宽童诗的诗性空间,这是检验童诗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。本届参评作品,在追寻童诗诗性方面也有探索和拓展。

童诗获奖作品《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》正是在诗性表达方面表现突出的一部儿童诗集。作品既温暖纯粹,天真烂漫,又有基于童诗的诗性想象力。童子以诗心感受生命,以童心书写亲情、友爱、尊重和悲悯等主题,不仅赋予这些人类永恒的精神母题以童真的质地,而且持续拓宽了童诗的诗性表现空间。

童子善于找到既符合儿童思维特点、具有鲜明儿童性,又匠心独运、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视角、新切口。比如《老人的提问》一诗,列出了“你最喜欢谁?/你都为什么事儿哭过?/你交了几个好朋友?/”“你害怕打雷吗?/你不要回到床上去?/你会告诉我你做的梦吗?”等十五个问题。诗歌模拟一位老人向孩子提问,问题努力贴近孩童思维,进入孩童的心灵世界。最后一节的留白让诗歌富有神秘感:“我好像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/老人说/他叹了口气,皮笑起来”。这首诗把老人看孩子和孩子看老人的双重视角并置起来。纯从老人角度看孩子,世事沧桑说童年,其实是成年乃至老年视角;纯从孩子视角看老人,虽有童趣,却总失于简单,难有真正的诗性意味。所以,儿童写的诗和写儿童的诗都不是衡量优秀童

在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725部参评作品中,长篇小说310部,占比近43%,在最终获奖的18部作品中,小说占7部,比例近39%。阅读与研究这些参评小说,基本上可以窥见近年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之一斑。

首先,儿童小说主题创作将儿童生命成长与时代命题结合,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时代感;而在艺术表现上,多元的叙事视角与创新文本形式、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,共同提升了主题创作的艺术品质。

此次参评的长篇儿童小说,主题创作范围涉及面非常广,涵盖了传统文化、现实关怀、历史叙事、乡土书写、时代楷模等多个维度。如《敦煌灵犬》《琢玉》《锦囊少年》《书苗》《会飞的板凳龙》写文化传承;《苹果花开》《飞起来的村庄》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与乡村振兴;《大河的歌谣》《江水清清到我家》写环境保护;《秋月高高照长城》《密营》《谁在林中歌唱》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。主题创作因为主题鲜明,容易让写作者处在一种悬浮的状态,以虚构人物或生造故事来图解主题。儿童文学的主题创作对作家的艺术智慧是一种严苛的考验。但此次参评的优秀主题创作小说,大都做到了宏大叙事与童年视角之间的平衡。作家们不是单纯地写重大历史题材与时代主题,而是写历史变迁中的童年,写童年在时代大环境中的成长与蜕变,以丰富的童年生活细节塑造人物,以符合人情人性的情节推动故事,主题成为照亮童年的光。比如,《额吉的河》聚焦20世纪60年代初,上海等城市的一些孤儿面临着营养不良的困境,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、部署下,国家决定将三千多名孤儿送往内蒙古大草原,托付给蒙古族同胞抚养这一历史事件。但作家许廷旺没有流于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图解,而是用精心的构思、有血有肉的人物,写出了上海孤儿从国家的孩子到草原的孩子,再到“我”的孩子的转变过程,最后,姐姐玉萍从“上海的孤儿”成长为草原上的卫生员的转变也就水到渠成。刘青鹏《安吉的夏天》是一部禁毒题材长篇小说,作者运用了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,在巧设悬念与破解谜题中,完成了重大主题叙事,而又不失儿童文学的可读性。周敏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通过一个小学生的视角和四个看似独立实则紧密相连的故事,细致展现了北京一条胡同的生活世象,写出了胡同生活的烟火气息与时代变迁中的文化传承。其盎然的童趣、浓郁的时代文化、火热的时代生活画卷让这部作品成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纯度的“新京味文学”代表作。

其次,童年精神的张扬与儿童主体性建构,带来成长书写的新突破。

儿童本位是儿童文学的写作原点,纯正的儿

“ 参评儿童诗集题材多样,驰骋诗心、想象和哲思,书写乡土、自然和风物。作者覆盖不同年龄层,既有资深作者、中年作者,也有青少年作者,老中青三代各擅胜场。从艺术上看,参评诗集整体上探索着诗性、儿童性的崭新表达,音韵游戏、诗画共生等手段融入其中,呈现出可视、可诵、可玩、可思的童诗新面貌”

在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过程中,诗歌(含散文诗)作为重要类别,共有29部作品参评。参评儿童诗集题材多样,驰骋诗心、想象和哲思,书写乡土、自然和风物。参评作者覆盖不同年龄层,既有资深童诗作者、中年童诗作者,也有青少年童诗作者,老中青三代各擅胜场。从艺术上看,参评诗集整体上探索着诗性、儿童性的崭新表达,音韵游戏、诗画共生等手段融入其中,呈现出可视、可诵、可玩、可思的童诗新面貌。

童诗创作的新现象、新机制和新特征

近年来,中国儿童诗创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和进展,出现了许多新现象、新机制和新特征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:一是乡土书写、民俗景

自我与社会、自我与自然万物的联结中,也开掘出了小说艺术的新天地。通过富于象征意味的意象、物件、环境和空间,小说超越表层的情节,深入人类细腻的情感世界与深邃的文化记忆,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更为含蓄、丰厚且耐人寻味的审美体验。同时,这种叙事方式又贴近儿童生命本质与儿童心理真实,让作品更容易为儿童读者所接受,因为儿童思维是原始思维的复演,儿童相信万物有灵。

第五,跨界写作丰富了儿童小说创作的美学意蕴。

成人作家跨界儿童文学写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当前,儿童小说的文体界限也正在被打破,童话、诗歌、科幻等元素的融入,虚构与非虚构、幻想与现实、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切换,丰富了儿童小说的表现形式,让儿童小说呈现出数字时代的新特征。

《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》是一部带有个人回忆录和个人史质地的作品,却运用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与故事模式。尽管植根于真实生活,但蔡崇达并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纪实笔法。他运用了小说化的叙事结构、场景营造、人物刻画和情感渲染,同时,作品还承担了记录和展现特定地域文化的功能,对闽南地区的风土人情、民间信仰、生活习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,使得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一部地方志或民俗志文本,具有文化人类学的价值。王春鸣《勺子飞来了》也是一部跨界文学作品。作品有一个科幻式开头,以2080年飞来黄海湿地的一只叫“盐小勺”的勺嘴鹬,呼应今天正在开展的湿地保护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。作品采用拟人化的儿童视角,以江苏盐城黄海滩涂“条子泥”这一真实地点为背景,讲述主角“盐小勺”——一只勺嘴鹬的成长与迁徙。作品将勺嘴鹬的生存叙事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,这种结合不仅赋予了故事更强的真实感和独特的文化底蕴,也使得作品成为倡导湿地保护、传递生态文明理念的载体。这部作品还是文学与视觉艺术的联动,书中不仅包含了清新唯美的手绘插图,还有众多盐城黄海湿地保护区摄影师们的摄影作品。手绘、真实影像和小说叙事结合,既保留了艺术美感,又增强了内容的真实感和视觉冲击力,为小读者营造了更为立体的阅读体验。

本届参评的儿童小说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的特质与新质。这些作品既扎根现实土壤又饱含人文温度,既张扬童年本真也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,让童年书写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质感。作家用爱与智慧搭建起连接儿童与世界的桥梁,彰显了新时代儿童文学丰饶宽广的创作气象。

(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主席、儿童文学作家)

它的魅力在于用儿童的眼睛重新发现世界。”这里强调的是儿童诗与儿童心灵世界的关系,也强调儿童心灵对发现世界的价值。已有不少学者提出,对儿童性及其价值的强调,其实是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。五四时期不仅重新发现教育、民间、妇女,也重新发现了儿童,认为我们应将儿童当成“完全的个人”,主张作品应满足儿童想象力的需求,反对功利的教化,不赞成“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”。强调儿童文学以培养想象力为基础的儿童性特征,其实代表着一种现代的教育和审美理念,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,一直延续至今。儿童性是儿童诗的灵魂,但什么是儿童诗的儿童性,却是一个仍待不断实践和探索的问题。本届参评作品,在童诗的儿童性方面也有多方面的探索。

龙向梅《声音里住着小野兽》探索了一种以声音为表意方式的童诗表达,诗人在滴答滴答、咔嚓咔嚓、呼噜呼噜、窸窣窸窣、咕噜咕噜等日常声音中挖掘诗意。譬如“一颗露珠落在麦芒上/多少孤单的早晨啊/它抱着细微的阳光/从叶尖滚落下来/咕噜咕噜//是的,我确信我听到了这样的声响/像车轮碾过草地/像星星坠入悬崖/都一样有着细细的尖叫/和惊悚”。(《咕噜咕噜》)咕噜咕噜是一种很具童趣性、很容易引发儿童兴趣的声音,龙向梅不仅将这种声响化为场景,也使其与儿童更微妙、内在的心灵空间相联系,从而超越了一般童诗和故事意义上的趣味性,具有了更强的启思品质。

少年诗人姜二嫫《在白亮的星星之间:姜二嫫的世界》的儿童性表达也颇具特色。姜二嫫出生于2007年,四岁时其诗便开始为人所知。重要的不在这种写作传奇性,而是其诗中中原生态的童真童趣。比如,“壁虎在墙上/经常是倒立的/它会不会/因此感到自卑”。(《壁虎》)儿童才会经常去留心墙上的壁虎,也会移情并关心到壁虎的自卑。又如,“鸡下了蛋/会不会/有产后抑郁症”。(《鸡和鸩》)这是一个多思少年的诗歌,童真童趣、天真烂漫,如朝露洁净,又折射着成人所习焉不察的世界角落。

优秀童诗展示了人类独特的想象力和感受力,也探索着富有青草气息的心灵和诗性空间。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诗歌类别汇聚了诸多优秀作品,童子、高建刚、龙向梅、冯杰、高凯、丹飞、高源、姜二嫫……这些不同年龄层的童诗诗人诗作,共同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诗星图,在童心和诗心中采撷鸟鸣和星辰。

(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儿童性是童诗的灵魂

学者朱自强说:“儿童诗是儿童心灵的镜像,